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3 月 26-27 日)

1、《外交政策》：欧洲渴望成为印太地区参与者

3 月 19 日，《外交政策》刊登了记者基思·约翰逊（Keith Johnson）的文章《欧洲渴望成为印太地区参与者》。文章指出，欧洲防务和战略态势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国防开支的增加和对硬实力的主动使用，正在海上安全及印太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近十年，欧盟努力增强其在红海和太平洋等有争议水域的军事能力和部署，维护自由航行和国际规则。同时，英国和法国发挥带头作用，法国利用在印太地区的领土利益来加强其海军和外交存在，以维护其经济利益。此外，德国和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认识到印太地区对全球贸易和安全的战略影响，正在制定地区参与战略。文章认为，俄乌冲突虽然需要欧洲大量资源和关注，但是并没有阻止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相反，更应当为冲突做好准备。这一承诺在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继续向该地区部署海军资产中得到体现，欧洲有强烈意愿为海上安全做出重大贡献，并在世界关键地区维护国际规范。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3/19/europe-navy-indo-pacific-strategy-maritime-security/>

编译：邹悦灵

2、皇研所：卡梅伦的回归是否重振了英国的中东政策？

3月24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刊登高级研究员蒂姆·伊顿（Tim Eaton）和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的文章《戴维·卡梅伦的回归是否重振了英国的中东政策》。文章指出，英国外交政策被脱欧事务困扰，2016年至2023年期间，英国的外交大臣几乎没有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发挥任何重要作用。巴以冲突伊始，英国支持以色列对 Hamas 武装的行动。卡梅伦上任后，试图增加英国在巴以冲突中的影响力，他敦促以色列为国际援助进入加沙地带提供便利，并建议英国在达成和平协议前承认巴勒斯坦国。作者认为，尽管卡梅伦主动作为，但英国的中东政策仍缺乏强有力的战略。首先，英国在脱欧后，经济、外交以及军事的影响力遭到削弱，更加依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制定中东政策时可操作空间较小。其次，西方国家在中东与北非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英国脱欧后在西方阵营中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最后，英国即将迎来议会选举，国内政治议题牵制苏纳克内阁在中东地区制定战略。作者认为，在预防冲突资金遭到削减的情况下，英国应该聚焦某一领域，重新审视其大国地位，制定强有力的战略。例如，聚焦难民问题的挪威以及专注于和平建设的瑞士均取得了一定成就，英国可以此为例，调整其全球战略。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3/has-david-camerons-return-revitalised-uk-policy-middle-east>

编译：黄天驰

3、ISPI：通用 AI 和深度伪造影响全球选举

3月22日，意大利国际问题研究所（ISPI）刊发研究员恩佐·玛丽亚·勒费夫尔·切尔维尼（Enzo Maria Le Fevre Cervini）和玛丽亚·维多利亚·卡罗（María Victoria Carro）的文章《通用 AI 和深度伪造对全球选举进程的影响概览》。文章认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威胁应该被视为放大现有威胁的催化剂。原因有三：第一，人工智能工具的可访问性不断增加，扩大了潜在创作者的范围；第二，通用人工智能能够快速生成深度伪造品，使其在传播之前更难以识别和根除；第三，深度伪造技术可以促进大规模生成，并绕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达到病毒式传播的效果。文章列举了美国、斯洛伐克、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在近期选举进程中遭到 AI 和深度伪造影响的案例。接着作者着重讨论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协同应对深度伪造威胁的策略，建议通过加强内容审核、对深度伪造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使用内容标签和水印、促进和完善数据信息验证机构等方式以减轻深度伪造所带来的风险。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an-overview-of-the-impact-of-genai-and-deepfakes-on-global-electoral-processes-16758>

4

编译：万志高

4、兰德公司：美国不应以“亚洲优先”的名义放弃欧洲

3月22日，兰德公司（RAND）发布政策分析师保罗·科马里（Paul Cormarie）的文章《不要以“亚洲优先”的名义放弃欧洲》。文章指出，当前美国军事能力向中东和东亚倾斜，保留在欧洲的能力远远不及冷战时期的规模。然而，如果因为欧洲盟友的利益不如亚洲“重要”而孤立欧洲，而不是进行合理的战略计算，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及与亚洲盟友的关系。首先，将美国军事能力保留在欧洲的好处十分明显。美国在欧洲的航母战斗群等军事部署对于支持北约东翼盟国至关重要，地中海的航母战斗群的价值也超越了保护地中海航线本身。第二，如果因为更多投入亚洲而抛弃欧洲盟友，可能让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对它们的承诺是否会一直可靠。例如，持续援助乌克兰可以让盟友认识到如果其他地区发生战争，美国同样会进行援助，从而保障稳定预期。第三，在亚洲部署过多军事力量会激发中国的不满，减少美国和中国可能的合作空间，也会加大亚洲盟友的地缘政治压力。因此，美国不应以“亚洲优先”的名义放弃欧洲，而应选择性介入亚洲，并维持对世界各地盟友的承诺。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4/03/dont-abandon-europe-in-the-name-of-asia-first.html>

编译：雷文聪

5、欧洲政策中心：欧盟将启动波黑入盟谈判

3月22日，欧洲政策中心发布欧洲政治与制度项目初级政策分析师贝塔·洛佩斯·多梅内奇(Berta López Domènech)撰写的评论文章《欧洲理事会批准启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入盟谈判》。文章指出，欧洲理事会于3月21日宣布启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入盟谈判。近两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满足欧盟要求方面表现积极，欧盟这一决定旨在恢复其扩员进程，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取得进展。但是挑战在于恢复政策信誉，并确保吸收举措仍基于相关国家的政策表现。与此同时，波黑与欧盟围绕此前提出和通过的关于法院、选举改革、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法案存在认知分歧，波黑民间社会组织批评相关程序不透明且不合法。总体看，开始入盟谈判并不意味着波黑将在中短期内成功入盟，现有欧盟成员国仍可能利用否决权阻止或扭转相关进程。但是，欧盟启动入盟谈判将向西巴尔干地区释放积极信号，波斯尼亚民间社会将在推动其国内体制、选举和司法改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https://www.epc.eu/en/Publications/The-European-Council-greennlights-opening-accession-talks-with-Bosnia~593db4>

编译：王一诺

6、《外交事务》：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仍然失败

3月26日，《外交事务》刊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伊拉克倡议高级研究员兼项目主任雷纳德·曼苏尔（Renad Mansour）的专栏文章《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仍然失败》。文章指出，无论美国多少次试图从中东撤出，暴力似乎总是将其重新拉回战场。美国基地多次受到伊拉克当地武装团体的袭击，美国对当地武装组织的进攻，并没有成功地保证该地区地和平稳定。当地武装组织势力的强大不仅在于军事基础设施，还在于中东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暴力制裁并不会影响政治变革，美国需要采取更加连贯和全面的应对措施，以鼓励中东政府承担责任，并遏制该地区盛行的精英权力和有罪不罚现象，这也是摆脱快速获胜和临时停火循环的唯一途径。美国未能找到应对的办法，其核心在于对伊拉克的社会性质、社会关系以及与地方政府联系的根本误判。长远来看，美国政府需要找到应对这些武装团体的“可持续”政治解决方案。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q/why-america-still-failing-iraq>

编译：高歌

7、《真理报》：俄罗斯为何遭到“伊斯兰国”袭击

3月24日，罗马尼亚《真理报》（Adevărul）发表评论员维奥丽卡·马林（Viorica Marin）的文章《俄罗斯为何遭到“伊斯兰国”袭击》。文章指出，“伊斯兰国”（ISIS）带来的全球威胁不断加剧。最近 ISIS 宣称对莫斯科附近音乐厅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传递出其不断扩大活动范围的信号。特

别是在阿富汗，ISIS 的呼罗珊分支（ISIS-K）对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进行袭击，伊朗和巴基斯坦等邻国也遭到袭击。ISIS-K 甚至企图扩展至法国南部、中国新疆、澳大利亚等地，并将多国领导人列为攻击对象。作者认为，塔利班没有能力控制 ISIS-K 的扩张是导致其猖獗的原因之一。ISIS-K 的行动基地在阿富汗，而美撤军加重了塔利班负担。对于俄罗斯，自 ISIS-K 成立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其首要敌人，俄罗斯在叙利亚和非洲的军事干预、以及与塔利班的联系进一步引发了 ISIS-K 的关注。但是，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分子的行动始终离本土较近。ISIS-K 的活跃度不明确，他们善于联合不同国家的人群建立组织，并根据当地情况调整策略，同时受到全球局势影响。总之，各国打击 ISIS-K 效果有限，加上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各国在反恐领域难以真正有效开展安全合作。

https://adevarul.ro/stiri-externe/rusia/de-ce-a-ajuns-rusia-in-vizorul-isis-2349583.html#google_vignette

编译：王菁林

8、ISPI：中柬关系深化背后的地缘战略

3月25日，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ISPI）官网刊发其研究员法比奥·菲贾科尼（Fabio Figiaconi）的文章《中柬关系的深化：超越基础设施发展的地缘战略？》。文章指出，基础设施清楚表明中柬关系深化以及柬埔寨对中国的依赖。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柬埔寨积极响应，中

国在柬埔寨掀起基建热潮，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友谊桥梁、运河等设施。文章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基建项目是填补柬埔寨和东南亚基础设施缺口的有效途径。但是，中国的大量参与同样引发国际担忧。首先，柬埔寨对中国的债务可能使该国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其次，中方推动的“建设—运营—转让”模式虽然不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的债务水平，但将关键国家资产的管理权暂时让渡给中国，这可能危害柬埔寨的自主权以及产生难以预测的问题。最后，相关设施可能被用来满足中国的军事需求。美国尤其担心这些怀疑成为现实，因为近年来，柬埔寨在安全事务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选择远离美国、靠近中国。作者认为，中国与柬埔寨关系深化受地缘战略影响。一方面，经济联系扩大和中方企业在柬埔寨影响力增加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寻求扩大与东南亚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国的军事联系。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柬安全关系的日益深入和演变值得密切关注。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the-intensification-of-sino-cambodian-relations-geostrategy-beyond-infrastructural-development-167910>

编译：黄辉平

9、CFR：ISIS 势力已渗透到大国内部

3月23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刊登了其反恐

和国土安全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反恐和反叛乱企业主席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的文章《莫斯科空袭彰显了 ISIS 令人不安的致命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策划的暴恐事件，分析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的目标群体、人员构成及战斗实力，指出 ISIS 的势力已经渗透到美、俄等大国内。首先，ISIS 长期以来将俄、美视为敌人。自 2016 年以来，ISIS 对俄发动了超过六次恐袭，本次莫斯科袭击也证明了该势力在俄的存在。其次，ISIS-K 已具备在阿富汗境外策划和发动袭击的能力。美军司令迈克尔·库里拉（Michael Kurilla）上将就提到“ISIS 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六个月内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海外利益进行外部行动，”。今年 1 月 ISIS 在伊朗的恐袭都已证明该组织在戒备森严的环境中发动恐袭的能力。ISIS 已采用基于网络的系统，大大增强了灵活性及抵御攻击的能力，且 ISIS-K 战斗人员人数增至 4000 至 6000 人，成员不仅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甚至已扩展至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最后，作者指出，美国官员虽已向俄罗斯提供恐怖主义警告，但情报不具备可操作性，莫斯科空袭再次为各国拉响警惕 ISIS 的警报。

<https://www.cfr.org/in-brief/moscow-attack-shows-troubling-lethal-reach-isis>

编译：勾贺

10、《经济学人》：墨西哥和巴西在芯片供应链重塑中犹豫不决

3月14日，《经济学人》刊登专栏文章《墨西哥和巴西在芯片供应链重塑中犹豫不决》。文章指出，美国近年来一直试图削弱亚洲对芯片制造业的控制。拉丁美洲对芯片制造的兴趣也日益浓厚，2023年7月，美国和哥斯达黎加宣布将共同努力“实现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发展”。而美国将其芯片制造业投资转向拉美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装配、测试和包装 (atp)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人力成本较高的美国经济中无法盈利，而拉美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使 atp 投资变得可行。其二，超过 95% 的 atp 工厂位于亚洲，美国在使用芯片前仍需跨越太平洋进行运输。而与美国共享时区的拉丁美洲拥有更为便捷的地理位置和更一致的工作时间，更利于与美国公司进行协调与合作。但是，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的墨西哥和巴西虽然声称其在“硅”行业有雄心壮志，却仍然在此次芯片供应链重塑中犹豫不决。对墨西哥而言，芯片制造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而墨西哥目前正处于干旱状态。而巴西与中国的半导体谈判至今也没有进展。相比于芯片产业在亚洲的蓬勃发展，拉丁美洲正在错失一个巨大的机遇。

<https://www.economist.com/the-americas/2024/03/14/mexico-and-brazil-dither-as-chip-supply-chains-are-reforged>

编译：韩笑

11、《外交事务》：期望之下，赢得了战斗但输掉了战争

3月25日，《外交事务》刊登了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多米尼克·蒂尔尼（Dominic Tierney）的文章《期望的暴政——从乌克兰到以色列，赢得了战斗但输掉了战争》。文章指出，2022年初，乌克兰军队成功挡住俄罗斯军队进攻哈尔科夫和基辅的战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赞誉。然而两年后当乌克兰再次遭遇俄罗斯大规模进攻时，呼声渐少。一些观察家批评乌克兰未能扭转局势，指责其缺乏进攻性。在全球政治的现有框架下，战争胜负不再仅取决于军事结果，而是与人们期望相对。期待越高，失望越大，风评也就愈差。美国历史上的一些战争不乏有类似的情形。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希望乌克兰能赶走俄罗斯，但在俄罗斯的强大实力下，乌克兰战场形势严峻，舆论对乌克兰的战略预期也持续下降。作者指出，乌克兰应该认识到战争的残酷现实，并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目标。这与以色列的一些战败历史相似，过高的期望很可能导致失望，并且影响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以色列认为其军队是无敌的，因此对于战役中的损失看法很消极。作者指出，以色列需要重新调整预期并准备减少与巴勒斯坦的紧张关系，自我批评和调整才是解决长期冲突的关键。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tyranny-expectations>

编译：沈圣

12、布鲁金斯学会：北约不能把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战区的虚

弱视作理所当然

3月20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了美国与欧洲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帕维尔·巴耶夫(Pavel K. Baev)的文章《北约不能把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战区的虚弱视作理所当然》。文章认为，瑞典加入北约标志着波罗的海地区完成了政治转型和战略重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在经历历史性转折。北欧的不安建立在一种假设上，即乌克兰可能被迫接受妥协，并与俄罗斯签署协议。对于欧洲而言，关键在于美是否会批准新的对乌援助计划。俄罗斯正在重新思考其北极-波罗的海地缘战略，且认识到了波罗的海战区的军事平衡正逐渐从习惯性优势转变为严重的劣势。因此，俄计划在其与北约接壤的边境沿线的关键战略方向部署新部队，但由于战争这些计划的实施被推迟。俄正在波罗的海战区采取不对称和“混合”措施，以弥补其劣势，而北约目前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实力地位可能会瓦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基于三个必然条件：美停止对乌的军事援助、通过谈判巩固俄在乌的领土以及俄国防工业综合体持续扩张。对此，马克龙认为欧洲必须做两种准备：向战区派遣作战部队和应对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大规模进攻行动。而欧洲增加军工投资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产生切实的成果。综上所述，军事装备的平衡将转向俄国防工业复合体，俄欧对抗范围扩大到北欧，欧洲安全形势更加不稳定。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nato-cannot-take-russias-weakness-in-the-baltic-theater-for-granted/>

编译：热依娜·木沙别克

13、《国家利益》：中东国家应平衡美元和人民币的使用

3月22日，《国家利益》网站刊载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克里斯蒂·尤恩（Christy Un）的评论文章《中国会把美元赶出中东吗？》。作者指出，在“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扩容的背景下，中东国家对人民币的使用量不断增加，已将其作为金融工具包的一部分，但美元仍占据着该地区储备货币重要份额。近年来，人民币对于中东国家吸引力愈发强大：一是人民币有着相对成熟稳定的汇率；二是人民币的能源贸易扩大了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空间；三是中国在开发数字货币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交易能够绕过 SWIFT 系统，有效减少中介数量。尽管如此，去美元化依然障碍重重，美元有着强劲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流动性和全球接受度，美元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依然很难撼动。对于中东国家来说，美国在该地区作为一个承担安全的存在，这是目前中国做不到的。平衡美元和人民币的使用将成为其在全球地缘政治分裂中保持战略中立的明智方式。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china-push-us-dollar-out-middle-east-210155>

编译：庞远平

14、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澳大利亚外交经费面临长期

的不足

3月25日，墨尔本大学教授约翰·兰格摩尔（John Langmore）在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其对澳大利亚当下外交挑战的评论文章《澳大利亚外交资金不足仍在继续》。外交官作为一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在过去25年中，分配给澳大利亚外交官的资金一直在减少。1995-96年，澳的外交支出占英联邦各国总支出的0.38%，但到2021-22年，这一比例降至仅0.19%。作者认为，这种低优先级的外交政策是令人担忧的，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都优先考虑外交任务的对比下。详细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对有效对话与和平关系至关重要，然而澳在纽约和巴黎等重要使团中缺乏外交官，妨碍了其有效参与国际组织。政府虽然已经承诺解决外交人员短缺的问题，但建立完善的外交职能体系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更多的资金。目前外交使团成员的不足也导致外交和贸易部（DFAT）内部对国际和平建设缺乏关注。文章中也提到华裔外交部长黄英贤议员强调积极外交对维持和平及避免冲突的重要性的观点。她还强调，澳政府需要建立解决冲突和资助建设和平组织的具体机制，以加强多边关系，促进和平解决冲突。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the-underfunding-of-australian-diplomacy-continues/>

编译：黄云威

15、《国家利益》：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需要国会批准

3月24日，《国家利益》网站刊载了独立研究所和平与自由中心主任伊万·伊兰德（Ivan Eland）的评论文章《打击胡塞武装需要国会批准》。文章探讨了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的合法性问题。作者指出，根据美国宪法和《战争权力决议》的要求，任何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都需获得国会的正式批准。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存在法律和道德风险。政府官员和决策者必须遵循法律程序，确保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此外，作者还呼吁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在也门冲突中的角色和策略，强调寻求国会批准不仅是宪法责任，也是对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尊重。文章建议，美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也门危机，而不是单方面军事行动。这样不仅能够避免更多的法律和道德争议，也有助于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trikes-against-houthis-need-congressional-approval-210209>

编译：罗婧

编译：勾贺、韩笑、沈圣、热依娜·木沙别克、黄云威、罗婧、邹悦灵、黄天驰、王一诺、高歌、黄辉平、雷文聪、王菁林、万志高

审核：姚锦祥、苏艳婷